

柳袁照
○
著



老什物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柳袁照
○
著



老什物



I267

2802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什物 / 柳袁照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54—7255—7

I. ①老… II. ①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6001号

责任编辑: 沉河 谈骁

责任校对: 陈琪

装帧设计: 长岛

责任印刷: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2.5 插页: 4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73千字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老什物

- 003 瑞芝里
- 008 毛家市
- 014 寄娘
- 017 齐门外
- 020 金村
- 024 丽娟
- 028 葑门横街
- 033 过年
- 037 元宵平江路
- 041 正月二十二,我去光福看梅花
- 045 岳母
- 052 又到杨林河
- 057 双塔巷46号
- 061 醋库巷39号

066	寂寞的葬礼
071	又回毛家市
076	亦师亦兄
081	老火灶
084	老房子
088	乘凉
092	有线广播
095	老什物
099	曾经的曾赵园
104	青石弄五号
108	半条老街

第二辑 遇江南

115	《遇江南》词话
129	泰戈尔：走在圣途
132	叶芝：梦幻着朝圣
136	纪德：在沙漠中自言自语
140	帕斯：内心澎湃的诗人
143	特朗斯特罗姆：幸福不期而至
147	帕斯捷尔纳克：该弄点墨水来哭泣
151	梅特林克：徜徉于童年
154	艾略特：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
157	赫塔·米勒：从记忆、梦与内心出发
161	拉格奎斯特：谜一般的斯莫兰诗意

- 164 米沃什: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167 他是小巷里的桥
170 一棵山顶的树
174 玉人杨曦
180 《鸿踪照影》札记
188 史铁生:经久不息的回响

第三辑 山河忆

- 193 初识西藏:走进喇嘛岭寺
196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199 躺在玛旁雍错
202 前往普兰
205 不负如来不负卿
209 樟木——科达里日记
213 穿越老里克湖
216 再遇长白山天池
219 京西爨底下
223 灵水举人村
227 南园与黄天荡旧事
230 武夷吃茶
233 五夫
239 最后的黄冈山
242 武夷山补记
245 弘一法师

250	亦晴亦雨游腾冲
253	瑞丽莫里谷
257	土耳其日记
282	寂寞秦淮河
288	肇兴侗寨
291	邕沙苗寨
294	西江千户苗寨
297	岳阳楼散记
300	南非漫记

第四辑 因为这个园子

311	摄影是与世界的对话
314	这个园子生生不息
320	《西花园的颂》序
325	因为这个园子
328	《西花园的雅》后记
332	归彼大荒
341	一片满是阳光的树林
344	同样是一种攀越
347	为了那一扇诗之门
351	为了那一泓清流

第一辑 老什物

瑞芝里

今天，我又去了瑞芝里。瑞芝里坐落在镇江京畿路上，我生在那里，在那里生活，直至离开，整整十年。

离开以后，去过三次。

第一次，是离开十五年以后，正当青年。那时我已大学毕业，经历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上大学，然后又回到插队的太仓当中学语文老师。有一天，我决意要回去看看，看看那个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于是，我坐了火车，从火车站下车，再从火车站出来，一步三回头。我的父亲曾在镇江火车站工作十七年，直至退休。那是与瑞芝里一样让我怀念的地方。

全家七八口，全靠父亲一人养活，我常随父亲去站台上、候车室玩耍，有时是陪母亲或兄姐为父亲送饭，一个饭盒子，饭上放点菜，拎着晃着。从瑞芝里到火车站的马路，是我的乐园，长长的，好像总也走不完。小学二年级开始之前的暑假，我家搬回苏州，那年父亲退休，按政策可以带未成年的子女回原籍。就这样，全家快快乐乐地走了。

第二次，离开三十年以后，我已是一个中年人，回到苏州，成家立业，在一所学校教书，还是教语文，后来调到教育行政机关，当公务员。一天，去南京出差，是坐面包车去的，有一位同事同行。我对他说，我要中道停留，去镇江我曾

经的住所看看。办完公事，我们转道到了瑞芝里。我下车，一个人进去，匆匆忙忙，一会儿出来，坐上车又回苏州。那年母亲八十岁，我告诉她，我去过镇江瑞芝里了，她很开心，一个劲儿问我瑞芝里的情况，东家如何，西家如何，不停地问。她三十三岁去镇江，直至五十岁离开，一直和父亲带着我们生活在那里，在那里生下了我小哥、小姐和我三个人。母亲是苏州太湖西山人，但与镇江有很深的感情，晚年曾多次要我带她回瑞芝里看看，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推托忙，到母亲去世，都没有带她去。

第三次，在离开四十五年后，也就是这次。我从机关回到我的中学母校当校长，已经十年了。国庆长假在家，写了一篇文章几首诗，连续两天头晕心里烦躁。晚上，做了一个梦，分分明明就在瑞芝里，不仅梦见小时候的事情，而且似乎真真实实地还在那里生活。于是，我决意再回瑞芝里。

汽车进城了，开过大市口，开过当年我记忆中最繁华的大西路，开到伯先路，在伯先公园门口停车。我虔诚地下车，走进了京畿路。那是我的童年路啊，在我看来，虽破旧，却神圣。京畿路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老火车站在西，伯先公园在东，它不足千米，两边是山，南面是宝盖山，北面是云台山，似在山沟里穿行。我几乎走一步停一步，仔细瞻望，仔细回想，竭力在记忆深处找出残存的印象，与眼前的小巷、街舍、店铺对比，吻合。京畿路北面已经被铁皮栅栏紧紧围住，不时地出现“拆”的字样。瑞芝里也在北面，我忐忑地走完这段短短的路程，怕瑞芝里再也找不到了。

终于，我站立在瑞芝里的入口了，那个镌刻着“瑞芝里”的碑石还在，那个进入瑞芝里的过街楼还在。这一次，我认真端详每一个细节：京畿路上沿街一幢西洋风格的楼房，楼下中间有个入口，那是过街楼，过街楼里是石级，沿石级而上就是瑞芝里。上来是一个山坡，东面山崖，北面、西面视野开阔，望得见金山寺宝塔。瑞芝里就像建在崖上。十几户人家，坐落在那里，大都是平房。小时候，感觉瑞芝里很大，很幽长，也很神秘，有一两家的门总是关着，现在，站在瑞

芝里的中央，却感觉这里很局促，也很狭小。

四十多年前离开这里时的样子，模糊地残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三十年前，第一次回去的情景，却清晰地留在记忆中。那天，瑞芝里的老人知道我来，都从家里出来，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去看望我曾住过的家，也是一个过街楼，我家就在这个过街楼上。楼是木质的，东面的窗开出去，手几乎就能触到山崖上的杂树、杂草。我家可能是瑞芝里最贫穷的人家，到冬天，家里很冷，常常会结冰，木板墙处处是缝隙，无论刮什么风，都会从木缝向里面吹。夏天暴烈的阳光，又会烤透薄薄的木板，透过木缝直射进来，屋里像火炉。

十五年前第二次回去，却让我唏嘘不已——许多人都不认识我了，里面搭建了许多杂屋，凌乱不堪。认识我的老人，有的已经搬走了，有的已经去世了。那些小孩用迟疑的、好奇的眼光打量我。

我对童年的记忆很少，父亲在火车站工作，我在铁路子弟小学读书，学校离瑞芝里不远，要走一刻钟时间。记忆中，我从未一个人去上学，每次都由母亲送，或者由几个哥姐带着去。学校在铁道的对面，好像是开辟的一块荒地，在一个山坡下，操场的一边是山体，山体上还会露出一具、半具棺材。我的老师只记得一位，是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她当年已是中年人，不高也不胖，女性，从不大声对我们说话，她叫陈月华。我记住的还有我的同桌，他读书没有我刻苦，家里的条件比我家好，人却善良而憨憨。要考试了，他就要我教他，如默生词啊、做算术竖式题啊，等等，然后会给我一两张白纸。他叫宋建设，是我一生中最早资助的人，我转学到苏州以后再也没有见过。

往事依稀，那一次回瑞芝里，让我失落——我的家已经拆了，唯独我的家拆了。但是它的“骨骼”还在，那个颤巍巍的过街楼的木梁、木柱残留在那里，孤零零的。我一步一回首。

今天，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看到瑞芝里已一无所有。果然如此，到处是断垣残壁。一堵墙上，还挂着当地文化管理部门的一块牌子，写着“优秀清

末民初建筑”。一眼望去，满地狼藉。我们家的过街楼残柱、残梁还在，还是我十五年前见到的样子。近邻的一家兀自耸立着。我左看右看，然后爬上童年时曾爬上爬下的木梯，那已是废墟。

一个中年人出现了，一脸的疑惑和严肃，问我：“你在干什么？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四十多年前我曾住在这里。交谈中得悉，他是最后一家拆迁户，因为安置费没有谈妥，还僵持在这里。他是二十多年前搬入瑞芝里的，听说我是比他还老的住户，一低头，不作声了。

我返回汽车准备离开，一沉思，刚才没带相机，没有留下照片会是遗憾，便反身拿起相机，又回到瑞芝里，左拍右拍，要留住最后的记忆。突然，又一位老先生站在我面前，也是很诧异地凝视我。我告诉他，我曾是这里的老住户，他神情为之一振，马上问我：“你是哪家的？住哪一户？”我还没说几句话，他就叫出我哥哥、姐姐和我的小名，说他与我的两个哥哥是小伙伴，当年经常打架，一打架，我母亲就抱着我，去找他母亲告状。他说了许多趣事，还叫得出我两个哥哥的绰号，一个叫“小辫子”，一个叫“假妹妹”，叫得出我两个姐姐的小名，一个叫“大猫”，一个叫“小猫”。他两年前退休了，一个月前从这里搬走了，说趁这里还没拆，隔三差五来看看。他饶有兴致地告诉我一些典故：他爷爷是当时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家，“瑞芝里”的“瑞芝”两字，就是他爷爷的“字”，瑞芝里沿街的门面楼，就是他爷爷建造的。

瑞芝里早已破旧不堪，他们居住在这里早已怨声载道，但一朝离去，心情又是如何的复杂和不愿。瑞芝里是我经常梦到的地方，几天前的梦境让我不能忘怀，我执意专程来看看。何其幸运啊，一个月后，这里的废墟也将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全新的一排排整齐的公寓房。那个“童年”，真将一去不返。

瑞芝里在一个独特的山坡上，老先生带我走向山坡的边缘，问我，你还记得荷花塘吗？那东荷塘和西荷塘一下子从我的记忆深处跳出来，那无边无际的荷花，那铺天盖地的荷盖，是啊，如今在哪里？老先生手一指，就在我眼下五百

米处，可是，我见到的是一大片建筑工地，一幢幢大厦正拔地而起。老先生又问我，你还记得洋人坟吗？我说，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他说，就在坡下，从西坡下去，当年凡镇江的洋人死了都葬在那里，现在，早已是阳台上挂满红红绿绿衣服的居民小区了。

我记起了一个人，他家在我家的北面，最靠近他所说的洋人坟的地方。他家比我家还贫困，我家与他家常互送食物，有一点好吃的，都要互送给小孩子吃。瑞芝里真是一家烧肉，家家都香啊。他家是最矮的，几乎是倚靠在人家墙下搭建的一个简易房。他叫庆生，比我小三四岁，我几乎天天与他玩，他很会哭，唯有我与他玩的时候不哭。我小心翼翼地问老先生：你知道庆生吗？他家去哪里了？老先生说，他一直住在瑞芝里，也近五十岁了，上个月才搬走。我又问，他母亲呢？印象中，他母亲是一个最柔弱、最善良的人，把我看成自己的孩子。岁月最是无情物，我不该问。我记忆中的长辈几乎都不在人世了，三十年前见到的、十五年前见到的老人也都不在了。

瑞芝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童年，意味着记忆，意味着历史。

该离开了，有聚就有散，不必伤感。

从瑞芝里到金山寺的路程，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是漫长的，都是步行而往，今天汽车一溜烟，三五分钟就到了，都是平坦的沥青大马路。我们朝未来走去，非要改造、搬迁、重建不可吗？非要“日新月异”不可吗？对有些事物为何不能“修旧如旧”呢？一个瑞芝里，不仅仅是几间房屋而已，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在这里发生的琐琐细细的故事，虽然是平凡人的生活，却是历史的真实，储存着几代人的情感。我们带给未来的，不能都是全新的东西，我们要时刻让自己记住，也要让未来的人们记住，前人曾经的痛苦和幸福。汽车越驰越远，瑞芝里又将成为一个梦，一个在现实中再也不能重温的梦，我们都终将远去。

2011年10月3日，于扬州江都

毛家市

我在毛家市那里待了五年，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二十五岁至二十八岁，是我最青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毛家市，在太仓境内，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它已经不叫毛家市了。我是从当地老人那儿知道的，我在的时候叫新毛公社，以后叫新毛乡，现在没了，合并给了城厢镇。

我是去做老师的。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在那儿，说是分配还有点不准确，准确地说我是要求去那儿的。我是苏州知青，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被录取了，毕业时分配的政策是：哪里来，再回哪里去。自然我又到了太仓，我插队的地方是岳王市，岳王市现在也没有了，并给了沙溪镇。我对组织上说，就让我去离苏州最近的一个公社吧，于是就去了新毛公社。公社所在地有两条街，一新一旧，有供销社、邮局、信用社、卫生院、学校、理发店，以及几家小店小铺。我就在毛家市最东边的新毛中学，当了语文老师。

那样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了，那是一段历史，无法复制。我所在的新毛中学，是一所农村集镇中学，为普及农村教育而办，先是初中，然后“戴帽子”又办高中，成为一所完中，后来为办学效益，又把高中撤并了。前几年，干脆初中也不办了，现在没了。

那是在乱坟堆里办起的学校。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上海的、苏州的、无锡的，以及远远近近其他公社的，知青老师居多。新毛中学的校舍，是三排平房，每排四间房子，有的做教室，有的做教师办公室，一间最大的办公室，在里面隔一小间，就是校长、教导主任办公室。每个年级两个班，最多的时候是三个班。学生都是本地的，大多是乡下的，少量是街上的居民子弟，都很纯朴。在那里我有了我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现在也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很陌生，那一头很激动，一再要我猜是谁，哈，原来是我最早的学生，近三十年啦，当时她还是十四五岁的人，现在对我说，她女儿都工作了。

那五年我就住在校园。在三排校舍之后，最北边是一条小河，河水清冽，两岸青草萋萋，岸上错落的杨树、柳树、榆树，其影倒挂在水面上，与桥影、云影相摩挲，很自然的景致，今天想想也是奢侈。河的这一边是五间茅草房，三间是我们外地老师的宿舍，两个人一间；两间是食堂，食堂是土灶，就是几十年前苏南农村常见到的烧稻秆麦秆的那种。中午当地的老师也在那里吃，大锅饭，一人一份，菜也是分好的，烧什么吃什么。请了农村妇女烧饭烧菜，洗洗刷刷也靠她。河对岸是农田，不久公社卫生院搬到那里。隔河不远处就是太平间，晚上漆黑一片，让人悚然，如星光满地，则是更为凄然。

我们那一批年轻老师，周一至周五的晚上是相聚的时间。食堂吃过简单的晚餐，三五一群，走出校门，走到田野上。春天小麦、野花，秋天稻谷、玉米，看农家袅袅的炊烟。或在办公室摆出“康乐球”桌子，你一枪，我一棒，边上围着一圈人观赏，起哄。我们那时候，很少喝酒，聚餐。

那时候电视机刚兴，大尺寸的更是少见，整个学校只有一台，在前面办公室。晚上，我们住校的以及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师，会聚集在一起看电视，当年中国女排的三连冠的几场关键比赛，都是在那里观看的，边观看还要边欢呼。刚去的头一两年，我是年纪最小，不经常回家，周日住在学校里，其他老师一般都会回家。偌大的校园就留我一个人了，遇到大黑天，就在茅屋里不敢出去，后来

胆子大了，遇到有好节目，也要一个人从河边走到前面的办公室去，三步两步，像疾风一样。看完节目，回宿舍，虽然还沉浸在剧情里、戏情里，但一想起这里曾是乱坟堆，毛骨就会悚然——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周六、周日的夜里走来走去。我小时候没有练过毛笔字，但那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写几页毛笔字。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还记忆犹新。毛老师，教体育，高大而英俊，是苏州人，曾为插队知青，我与他同住一间河边茅屋几年。他长我七八岁，我看着他找到女朋友、结婚、生子。他儿子一岁多点的一个星期六，原本不准备回苏州了，但他思家心切，想想还是要回去，就骑了一辆自行车走了。傍晚，天黑了，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子，来到了学校。她是毛老师的妻子，想给毛老师一个惊喜，没想到两人走岔了。学校没有长途电话，更没有手机，我奔到街上的邮局，找到值班的人，打到毛老师的家，即山塘街上一家小店的公用电话上，让店主传递消息。毛老师还没有到家，等到他回家，长途汽车早没有了，他旋即只能又骑上自行车回新毛，折腾下来，已是深夜。我一边安慰毛夫人，一边帮着抱孩子。后来，毛老师调回苏州，几年以后，我也调回苏州，再后来，他的小孩大学毕业，应聘到我们的学校当老师，我们成为同事。小同事学的是音乐，还上过中央台“6+1”节目，常常为亲朋好友做新婚主持，帅气而引人发笑，在他现代而时髦的衣着、言语上，怎么也找不到他父亲当年的影子，但在我面前他总是毕恭毕敬。顾老师，比我小几岁，后来分配来的，学中文，喜古文，少年老成，与我面对面坐，我们似乎棋逢对手，就某些文学典故舌战不止。有一天周末说不回城厢镇了，说有个同学要来，吞吞吐吐说是女同学。来了，两个人在田野星光下说个不停。我问他，是谁？是不是女朋友？他说不是，是他大学里最好的同学的女朋友，遇到一些问题，与他谈谈，让他协调。这事过去了许多年，我遇到顾老师，偶然提到此事，我问他，你男女同学的爱情最后被你协调得如何啦？他笑着取笑我，说，柳老师啊，你傻不傻啊，哪里是我同学的女朋友啊，是我的女朋友，她是过来问我还爱